

旅鴿 【小說類】 第一名 資管系 徐千蓉

……人們講話得吼出來，不然就會被如雷的振翅聲所掩蓋。一隻鷹試圖在鳥群的後方碰碰運氣，一瞬間它們像激流般聚成緊密的一團，伴隨著雷鳴巨響；這個幾乎實心的鳥群沖向前方，劃出一道道波紋線條……

——引用自 John James Audubon 《鳥類學傳記》

我自一片白茫中醒來。

映入世界的第一束光伴隨著痛苦輕扎於眼瞳上。抱著膝蓋蜷縮在水中，被溫暖的液體包裹著，平穩的、安全的……

我嘗試著移動四肢，但似乎為時過早，只有拇指輕微的晃動回應了我的要求。然後是膝蓋、手臂、頸脖、小腿……等終於能夠掌握整個身體，我撕開了眼前半透明的薄膜。

「哈!」將肺部的積水吐出，我反射性大吸口氣，混濁的空氣瞬間嗆入胸腔，引發一連串咳嗽。

從水池中坐起，大腦前所未有的清晰，像是經歷了場充足且舒適的睡眠。扶著牆壁起身，水池旁的櫃子整齊地放著一套深藍色且滿是皺褶的衣服，最重要的是上面積滿了灰塵，放在這肯定不止一兩周了。而衣物上方放置了一隻手掌大小的貓玩偶，睜著黃色的眼睛的凝視著前方。

隨手將貓玩偶置於一旁，我套上衣物，出乎意料的合身，包含鞋子也完全合腳，這不禁令我懷疑這是「我」的東西。

奇怪的是我對他們沒有任何印象，不過準確來說我想不起任何關於「我」的事情。也許是睡了太久，名字、年齡、身份沒有一丁點記憶，這裡又是哪裡？我是怎麼來的？以及……我睡了多久？

起初我搜尋了整個房間。這很容易，只有約五坪大小。房間裡的物品很少且同樣堆滿灰塵，一張辦公桌、一張床、一個衣櫃——裡面放滿同款的深藍色工作服，還有就是之前我睡眠的水池。

沒有任何能證明身份的東西，甚至沒有生活過的痕跡，唯一的線

索只有那隻突兀的黑貓玩偶了，但我暫時無法從它身上獲得任何線索。

方才喚醒我的光源來自水池對面的窗口，從這角度看過去只能看到一片藍天與湖水。

盯著鐵質大門再三思索後，我最終決定打開看看。門並沒有上鎖，鎖頭在內側，這房間應該不是關人用的。

外頭是還算寬敞的一字型走廊，由於沒有窗口，光線比房間更昏暗，只有遠處幾盞不詳的紅燈在閃爍。

打開從上衣口袋找到的輕便型手電筒，可以看到走廊的天花板與房間一樣是有燈管的，不過都沒有通電，也沒有看到開關。

從紅燈數量來判斷，右側走廊應該比左側更短——希望不是因為紅燈損壞的關係——我決定先往這個方向前進。

建築牆面是由某種石頭構成，觸感冰涼且滑順，地板也是同樣的材質。也不知道是這種石料有吸音的特質還是鞋子的問題，一路走來沒有聽見任何腳步聲，無論是我的或是其他人的。

右側的通道是一條直線，沒有岔路口，我很快走到了盡頭。

面前是一扇三米高的金屬大門，正中央繪有一棵寫著數字六的樹苗。

Garden

樹苗符號下的金色字體如此寫著。

調轉手電筒，門的右側是發著綠光的按鈕。

「轟——」大門緩緩向兩側縮起，冰冷的風從外頭颳來，我放下壓著按鈕的手，目瞪口呆看著眼前的景象。

是海，一望無際的海，藍綠色的海。

寥寥數座冰山在水中緩慢移動發出尖銳的撞擊聲，似是口哨又似

悲鳴。明媚的太陽在沒有白雲的藍天之上刺痛雙眼。

我慢慢向後倒退，望著眼前壯麗的風景，我的內心卻只感到一股不知緣由的悲傷，一刻都無法忍受。我向後退去，回到陰影中的堡壘。

再次回到最開始醒來的房間，稍作休息平復心情後，我這次往左側前進。

比起右側，左側走廊明顯複雜的多，經過了兩個分岔口後我不得不返回房間，雖然沒找到繩子，但找到了針線盒。我在走過的每個岔路路口放上鈕扣，以保證能找到回去的路。

整座建築非常安靜，為此我屏息了好幾次，直到確定每次聽到的呼吸聲都是我自己發出的，然後持續重複相同的舉動。

大約行走了十分鐘或更久——在黑暗中總是很難判斷時間，我在轉角處找到了標註四號的倉庫，裡面放滿了罐頭。這時我才意識到腹部微微的抽痛，飢餓感瞬間湧上腦海，從箱中取出幾罐茄汁焗豆，有效日期寫著 2380/ 10/ 05。顧不得是否過期，我迅速拉開罐頭拉環，找不到湯匙就把豆子倒到手上，就著手掌吞下。

安撫完胃部的需求，我將空罐頭隨手扔下。我在角落找到了淨水器，從管道來看應該連接到下方的大海，總之是可飲用的。

將雙手洗淨，我把剩下的兩個罐頭放入束口袋，拿起手電筒繼續探索建築。

大約直行了二十公尺左右，又一扇白色的鐵門出現。

Hibernating Room II

白門上的牌子寫著。

與先前找到的所有房間一樣，白門可以被簡單拉開。這棟建築內的房間似乎全部都是開放式，無法被上鎖，像是為了方便所有進入

者使用，這不禁使我倍感疑惑。

當然，這問題並沒有困擾我太久，因為房間內的東西馬上引走了我所有的注意。大量半透明的膠囊放置在房中，房內共有七個凹槽，每個凹槽內有五至六個膠囊。膠囊的大小不一，看起來像是像某種生物的卵，在手電筒的照射下呈現螢光綠色，隱約能看見裡面蜷縮起身子的人體。

經過短暫的愣神，我迅速跑向最近的凹槽。

走近後我才發現膠囊並不如想像中的圓潤，反而有些乾扁，裡面的赤裸的人型生物更是骨瘦伶仃。強忍著不祥的預感，我撕開了膠囊。

我把剛吃下的食物全吐了。

*

「滴滴滴——滴滴滴——」令人煩躁的聲音響起，奧列翻身按停鬧鐘，腦袋一陣一陣的抽痛。

偏頭望向身側，美麗的棕色長髮披散在灰色的被單上，而它的主人雙眼緊閉，顯然還未醒來。

奧列撥開她散落在額間碎髮，給予輕柔的一吻。

「早……」半醒的妻子喃喃道。奧列沒有回應，只是拉開靠近床側的被子，準備下床梳洗。

開啟水龍頭，清涼的水灑在臉上稍稍緩解了頭疼。奧列盯著鏡子，裡頭的男人大約四十歲左右，有一頭淺亞麻色的短髮與灰藍色的眼睛，尚且算是濃密的鬍子整齊乾淨。他試著站直身子，鏡中的人身材高挑，至少有一米八，背脊挺拔，看起來有些嚴肅。

臥房傳來衣物摩擦的聲音，奧列推估一下時間，加快手上的動

作。

今天輪到他做早餐。喚醒賴床的女兒，他下樓來到客廳旁的廚房，看著櫃子上的全家福以及各種熟悉又陌生小物件，奧列感到些許恍惚。

「噓、噓、噓——」歡快的腳步自樓道間逼近。恍神期間奧列沒有停下手中的動作，熟練的將冷凍煎餅翻面。

一顆毛茸茸的腦袋很快從吧檯對面冒出，「煎餅！」小女孩拿著黑貓玩偶爬上椅子歡呼道，她有著與父親相同的亞麻色秀髮以及與母親相似的可愛臉龐。

「馬上就好了，幫我擺個盤子好嗎？」奧列放柔聲音說，臉上不自覺地掛上微笑。

「好——」小女孩將玩偶放在桌上，蹦蹦跳跳的去找盤子。奧列盯著那隻手掌大小的圓形黑貓玩偶，神色莫名。

他記得那個玩偶是他們去日本旅遊時買的，事實上他們有一系列，其中還有區域限定版，他們家總共有十三隻不同花色的，而那隻黑貓是女兒的最愛，到哪都帶著。照理說他應該很常看到那隻貓，但今天卻對它感到一絲陌生，就像是某種原先熟悉卻又許久不見的東西。

「早安。」妻子的出現打斷了奧列的沉思，她接過女兒手中的盤子將它們擺好，又拿了三個杯子裝滿果汁，而此時奧列也正好將最後一片鬆餅出鍋。

三人很快在吧檯就坐，分享著早餐與今日的行程。克萊拉兩小時候有場手術要執刀，「它並不是特別困難，但我還是覺得很緊張。」她說。

「該緊張的不是你，是保險公司。」奧列笑著回應。

「.....午餐，還有書包，今天下午媽媽會來接你。」將女兒放在學校大門，奧列揮手向她道別，直到目送她進了校門才驅車前往工作

地點。

「早，奧列。」

「早上好。」

「今天有點晚阿，還是小珀莉？」

「哈哈，找不到她的棒球帽，出門有些晚了。」

「早安。」

向同事一一問好，奧列走到座位將電腦開機。綠色的圓在螢幕上轉了一圈又一圈，隨後畫面一閃，綠色的樹苗標誌出現在屏幕上一——

*

第四十九日，我還在持續作著那個夢，它是如此真實且連貫，還有那隻黑貓——我相信我正逐漸恢復記憶。

總之，我決定把所有目前已知的資訊寫下，一是為了以防發生變故，還能留有些紀錄;二是為了打發時間——你難以想像二十四小時有多漫長。

我的名字是奧列，是個工程師。我的妻子是外科醫生，名叫克萊拉，我們有一個7歲的女兒，珀莉。

珀莉有隻黑貓玩偶，現在被我放在胸前的口袋。我不知道她們發生了什麼事，去了哪裡，但可以肯定不會是好事，因為珀莉從不讓黑貓玩偶離開她的視線。我同樣不清楚自己怎麼來到這裡，唯一的線索是我曾在公司的電腦上看過被畫在建築大門上的標誌。

我現在暫時住在船長室，這裡比我原先的房間好太多了。除了更大的空間以及柔軟的床外，房間還附有一座小型圖書室，我猜裡面可能有關於建築的資料，然而圖書室的書本大多數是挪威文，所以我只能慢慢查字典翻譯。

令人失望的是這些大多是文學作品或歷史書籍，比較有用的大概就是放在書櫃角落的說明書，這是英文寫的。裡面介紹了船長室的儀器與使用方式，包括聲波、廣播器、燈光控制板、衛星等，起初我興奮了好段時間，直到發現這些精密儀器都已經損毀無法使用。

另外我還找到了幾本空白筆記本，這也是我決定開始記錄的起因。

唯一美中不足的大概就是房間正中央的黑色焦痕，有人曾在這裡焚燒了東西，燒得很乾淨，沒有丁點殘骸。

這段時間我探索了建築大半的區域，除去最開始的四號倉庫，我還找到了另外十二個，其中六個放著食物，三個是日常用品，兩個放著書籍、畫作和雕像，剩下的一個則放著各種零件。由於距離方便，我目前開啟了五號的日用品以及最初的四號，裡面的物品齊全且整齊，並不需要特別整理，唯一要做的只是記下裡面有些什麼物資。

我同樣也找到了其他冬眠室，一共四座，但我並沒有打開，只從門口的窗戶向內瞧。我看得很仔細，每個凹槽、膠囊，這讓我無法產生任何樂觀的想法。

那些凹槽原本應該是水池，但現在都乾枯了，唯一還有液體的只有我原先所處的那個房間。這大概也是我與他們不同，沒有變成乾屍的原因。

自從我將二號冬眠室所有的膠囊撕開，我應該接受自己已經是一個人的事實，但我沒有。潛意識中好像有道聲音持續在耳邊低喃，「只要不打開其他的門，我就不是唯一的倖存者。」

我無法親手撕毀我的幻想。

這大概是我能繼續活下去的原因。

……總之，建築內還有一座植物園，裡面的工作完全自動化。經過長久的自由生長，我必須使用門口用於採集的鐮刀才能深入植物園。裡頭我能認得的植物不多，所以我也只有偶爾會進去摘些水果、蔬菜。不過我並不常來，這裡不需要我。

所以我能做的事情就更少了，翻譯、登記物資以及探索都不能做的太快，否則很快就會無事可做，必須盡可能的慢慢來。這也導致了我整天無所事事的狀態，一天內我大約有八小時會坐在建築門口發呆，凝視海平面的盡頭，期待有船出現；要不就是望向冰山，倒數自己的末日。有時我甚至忍不住猜想在大海的對面是否有另一個人也在等待同伴到來，並為此惶惶不安不敢離去。

我清醒的時間越來越長，我並不特別喜歡睡眠，即便這是我唯一能見到他人的方式。

說實話，那些夢境令我感到恐懼。

它們讓現實變得更加難熬。每當我睡醒，被迫離開夢境，與家人、朋友分別，我總忍不住一再回憶美好的過往。我被困在編織出的幻想，反覆刻畫他們的臉孔，直到孤獨感最終找到我，使我心碎。

而我甚至不知道下次閉眼還能否看見他們。

無論如何，我強迫自己保持希望，為此我持續對著自己說話，並祈禱假如某天有任何人來到這裡，我還能記得怎麼說話。

*

Garden

企劃書上端正的大字讓奧利感到頭疼，今天開會時發生了太多事情，讓他一時不知該作何反應。

「280 年前，地球上最後一位先知宣告了末日將降臨在 2320 年。為此我們創立，我們發展，並且我們準備，公司所有研發的科技都指向了這一刻，現在，計畫即將收尾。遺憾的是工程部長在這關鍵時候出了車禍，不幸喪生。但我們很幸運，找到了人選，我相信他的才華可以保證完成這偉大的計畫。歡迎你的加入，奧列。」會議上，董事長握住他的手鄭重地說，像是在交接一項十分重要的使命。

回憶結束，奧列簡直不敢相信，這麼多年的工作就為了這？接下來是不是會有人來告訴他光明會存在？

他感到被欺騙的憤怒，當初抱著多大的期待加入這所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現在自己就有多可笑。

末日洪水？預言？但凡有點科學常識的人都該為此嗤之以鼻。

他無法接受！

*

奧列最後沒有辭職，當然了，所以我才會在書房翻找建築藍圖。

夢境顯示花園一共有七座，分別位於德州、太平洋、原馬爾地夫、印度、中國、蘇格蘭以及北極。七座花園皆由羅摩石打造，那是只產於印度的石料，也是唯一足夠堅固且能在水上漂浮的建材。

假如花園不只一座，照理說各個建築間應該有連絡的方式。

然而平面圖並不同意我的推斷，就與我前幾日看到的一樣，上面沒有相關的房間。名字最接近的廣播室我也去過，只連通建築內部。

調查陷入僵局，就在這時我想到了船長室旁坍塌的區域，由於損毀嚴重不大可能復原，我一直沒怎麼注意。照著藍圖看去，上面標記著梯子圖樣，圖標處也確實寫著樓梯，但奇怪的是藍圖裡並沒有

二樓的平面圖。

小小的困惑並沒有打擾我太久，久違的希望幾乎擊暈了我的大腦，我很快就能找到其他人！

接下來幾日我花費大量時間清理堆滿走道的石頭，見到他人的渴望令我感到無窮的精力，哪怕只有聲音也好。我盲目堅信著建築二樓存有通訊裝置，期間也有過質疑，但我很快就會尋找諸多理由說服自己這是合理的，諸如：通訊塔通常在高處；一定有通訊方式，不在一樓肯定在二樓！

在第五十八日，我清出一條通道，後方果真是樓梯。

踩著從倉庫搬來的梯子，我爬上樓梯尚且完好的部分，向上奔去。

樓梯盡頭連接著環型空間，四面由強化玻璃組成，能清楚看見外邊無盡的青藍色海水。

取出放至在矮櫃上的書，我驚喜的確認了此處通訊塔的身分，很快依據說明書指示走向最近的通訊台開始操作儀器。確認燈號一一亮起，我顫抖著將頻道轉向德州站，「尼……你好，有人嗎？」

通訊器傳來陣陣白噪音，我屏息等待著對面回應。

「這裡是二號花園，德州站。」清晰的人聲在寂靜的房間傳開。

「太好了！我——」

「這是最後一則留言，」

「你是什麼意思？」

「爆發了未知疾病，醫師沒來的及研發疫苗，他們都離開了，我是最後一人。我的手上已經開始冒出紅疹，我很快就會和他們團聚了。這是最後一則留言，不要試圖開啟德州站，這裡已經完了，重覆，不要試圖開啟德州站。」

「12,228,864。」留言的最後是一段電子音報出的數字。

「喀——」

「這裡是青藏站，需要幫助!這——」

「喀——」

「中央太平洋站，遭到未知生物攻擊，堵不注裂口——」

「喀——」

「他們瘋了!我不知道——」

「喀——」

「印度——」

「喀——」

「最後的人類，逝世於西元 2320 年 12 月 24 日，死於腕部割裂導致的失血過多。」

機台播放著蘇格蘭站最後的留言，少女的語調冷靜且理性，條理分明訴說著最後一座花園的末日。她的聲音很溫柔，沒有一絲陰霾，反倒充滿平靜的釋然與淺淺的眷戀，像是集結了這世界所有善意般。

「5256782。」

我這輩子大概再也無法忘記當時的心情，當少女說出自己是最後一人以及描述自己即將死去。

我望向無盡的海水，室外冷冽的寒風被玻璃阻隔，卻不比室內更冷。羅摩石剝離了冰山的歌聲，即使跨越了海峽也找不回被奪走的妻子悉多。

這裡沒有聲音。

「有沒有人?任何人?拜託回答我!」我發瘋似的發出電報，在每個頻道大吼，回應的始終只有電子儀器的白噪音。

在那之後的記憶有些模糊，只依稀記得我砸毀了通訊台，自醒來後第一次控制不住情緒。我想我是哭了吧?

我沒有印象，但醒來後眼睛還有些腫脹。

當天夜晚我回到了夢中，這次我沒有像往常一樣擺脫這該死的噩夢，奧列記起了那棟孤獨的花園。

這也是奧列哭著從床上醒來的原因，克萊拉沒有多問，只是緊緊的抱著我，直到我的心情回歸平穩。那天我們久違的全家出遊，沒有行李、沒有目的地，只帶上錢包、信用卡以及珀莉的黑貓。

這次的夢比以往更久，久到足夠我們完成這為期一周的旅行。期間去了遊樂園、嘉年華、遊行大會.....

上帝啊!如果可能，請別再喚醒我。

*

第七十六日，我不再自言自語。

我無法再說出一個字，發出一個音節。我徹底放棄了尋找同類，受夠了無論我如何呼喚，也永遠等不到的回應。

「看啊，現在連陽光都將離我而去。」我坐在花園門口想，觀賞今年第一個黑夜，再過不久北極也將迎來永夜。

自那日後，我越來越沉溺於睡眠，兩邊的界線開始變得模糊，有時我忍不住懷疑究竟是孤獨的我夢到了過去，還是可憐的奧列被束縛在孤獨的夢中？

另外，我必須戒酒了，克萊拉擔心我最近的狀態，我不希望讓她太過操心。

*

第七十七日，我無法睡眠，我犯了無可挽回的錯誤，美夢已到盡頭。

我很抱歉，對不起。對不起，克萊拉、珀莉，我是我的錯，我怎麼能——

她們全身都是血，救護車載走了她們，但是、但.....

*

第七十八日，我終於知道她們不在花園名單中的原因。

都是我的錯，我不敢睡眠，我需要更多咖啡。

*

第八十二日，昨天我還是不小心睡著了，但感謝上帝!她們還活著!她們兩個都是!

車禍沒有帶走她們，我發誓再也不喝酒了。

*

今天是第一百零八日，很抱歉前段時間的紀錄這麼混亂，現在我已經好多了。

生活漸漸步上正軌，我每天大約花費九小時睡眠，不太多也不太少，儘管這大大減少了我與家人待在一起的時間，但我認為夢境與現實是會相互影響的，糟糕的行為將會導致我在另一個世界的厄運。

清醒時我會去整理倉庫或者去健身房運動——當然了，生存基地肯定有健身房。除此之外還有一項的新娛樂，我在初始房間找到了暗門，裡面是花園的監視器螢幕，雖然攝像頭都已經損壞，但房間的電腦及螢幕都還能使用。

我習慣窩在旋轉椅上觀看過去的紀錄，這讓我感覺回到了以前的癱在沙發上看電視的日子，我會在幾個監視區域來回切換或調整播放倍數——雖然不管幾倍都是同一個畫面。

記錄從 2300 年開始直到 2346 年，我從最早的時間向後撥放，不出意料的即使在最初的一年也沒有看到任何人，他們可能壓根就沒醒來過。

這是我前些日子的想法。

你絕不敢相信我看到了什麼。

是位有著鮮紅髮色的男子，出現在 2321 年的錄像中。

最後人類的遺言來自 2320 年，每分鐘撥放一次。根據說明書所述，留言最後的數字串代表撥放次數，而留言的末端數字是 2,103,840，這代表從 2320 年算起已經經過 4 年，也就是說現在的時間是 2324 年。

三年前曾有人來過這裡，在宣布人類滅絕的一年後。

紅髮男子還活著嗎？花園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人？

這些臆想使我燃起渺小的希望，我幾乎要相信我不是唯一的倖存者了。

不，我不該繼續想下去。

*

在遠離人群與娛樂的日子中，我深刻感受到節日存在的意義，如果每天都和昨天一樣遲早會將人逼瘋。所以我們切割時間，不只是年、月、周這樣的終點，還有節日與假日，他們才是真正令我們感受到活著的主要原因。我們日復一日的工作、發呆以及忍受，都是為了同一個目的。

保持期待，我告誡自己。

今天是第一百五十日，一年一度的啤酒節！日期沒有特別的原因，我只是喜歡這個數字，而節日活動則是為了解放幾周以來禁酒的壓抑——酒精終究是好文明，只是不適宜太常飲用。

總之，我估計明天是起不來了，所以先寫下日記，等等整理完倉庫我就能享用啤酒無限暢飲了！

現在祝我早日康復吧！為我明日宿醉的頭疼。

*

「喀擦。」鏡子掉落在石地上發出清脆的響聲，隨後裂成無數碎塊，他瞪大眼緊緊盯著那張熟悉的面孔。鏡面殘片中，紅髮男子與他遙相對望——

*

「爸！」電視裡抱著黑貓玩偶的女孩撲進父親懷中，一旁女孩的母親則微笑著從野餐籃取出食物擺好。

這是他每周都會準時收看的電視劇，關於主角奧列——一位隸屬於政府機關的工程師，如何破解陰謀、尋找真相的故事。劇情不算太好，甚至有些俗套，身為重度美劇粉絲他其實並不算喜歡。然而儘管劇本糟糕、特效敷衍連細節處也充滿 BUG，但這部劇對他而言具有無可替代的亮點——它很好的滿足了他對家庭這個詞彙的所有想像，這也是他能每周準時觀看這部糟糕至極電視劇的唯一原因。

美麗體貼的妻子、可愛的女兒以及一份體面的工作，多美好的一家人啊。

他並不對此感到羨慕或忌妒，比起將其當作活的更成功的另一個人，他更像是在看一卷童話故事，抱著雖然不太理解，但看起來挺

好的感想。

角落裡的灰塵會忌妒草地上的陽光嗎？

當然不會，連這念頭都無法興起，根本無法想像自己過著這樣的生活。

他是個大樓看門人，就像大眾對這職業的刻板印象一樣，他幾乎整天都在門旁劃出的小隔間裡看電視，用敷衍的態度與不耐煩的語氣應付工作，沒有家人也沒有朋友，標準的單身漢，社會邊緣人。

唯一可惜的是他沒有挺著大肚子，否則就更符合大眾形象了，然而在獲得這職位前他幾乎都沒怎麼吃飽過，更別談長胖了。

再過不久自己也將被取代吧？抱持著疑問，他等待著那個日子到來。

他應該對此抱持期待，但他實在無法想出被取代前後的區別，也許只是換個更好的地方看電視？

這件事要從二十年前，瑞典正式成為全球唯一全面自動化國家開始說起。自從農業、工業全由 AI 生產控制，糧食、日用品產量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每個人的需求都能被滿足，再也不需要爭奪，貨幣自然也失去存在必要，瑞典正式進入共產。

「AI 工作，人類享受。」政府自豪地宣布。

不需要再為生活苦惱的人類轉而開始追求精神與自我實現，藝術家、作家、科學家、發明家等創作者，以掌聲為獎勵，帶領人類步入了屬於藝術的紀元。

其中最令人嚮往的，則是領導人類進步的最大功臣——工程師，他們維護著平等、自由社會的運轉，成為人人所追求的目標。

以北歐為起點，全自動化風波在全球引發巨大轟動，各國開始紛紛跟進。就在五年前，美國在歐洲地區的幫助下終於啟動計畫，希望能在三年內達到同樣的高度。

而這座邊陲小鎮作為最後一批還未被自動化的地區，過不了多久

工程師也會到來吧?那時候自己又該去哪呢?不是指居所——全面自動化當然也包含公寓建造，流浪漢除非是自己的選擇，否則不可能存在，而是指更加精神上的。

他沒有夢想，也並不想去追求所謂的「自我價值」，彷彿他生來就只為了湊數以滿足世界上的人口需求。

他對未來只有茫然，以及複雜、不知是否該期待的心情。

幾年後，人類文明就在達到前所未聞的高達時迎來破滅，僅有七座的人類保存站「花園」以隨機抽籤方式向公眾釋出進入門票。多年來的厄運就像是為了累積此刻的運氣，他得到了門票以及附帶的花園建構紀錄片。

像他這樣毫無價值的人啊。

像我這樣毫無價值的人啊!

出發前我向商場 AI 索要了一隻黑貓玩偶，作為我唯一帶向新世界的舊文明遺產。

「有什麼意義呢?」我向貓發問，而它從未回答我。

一個只會和貓玩偶自言自語的廢物取代了世上其他任何更加傑出、努力或普通的人登上了方舟。

「這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我再次發問，同樣沒有答案。

為幫助人類度過滅頂之災，七座花園採取了不同方針，期望能夠至少保留下一座。北極站的方針是全體睡眠，直到地球再次適宜居住，我與其他八名成員被選為守望人，擁有獨立房間與睡眠系統。我們分成三人一組，每組輪流清醒，負責觀測現在環境是否適合人類，只要判斷合格就喚醒花園內沉睡的人。

所以當其他非守望人的居民圍成一圈依靠彼此進入長眠時，我在

遠處的房間孤獨的閉上了雙眼。

這就是我的故事，始終孤獨的紅髮男子的故事。

現在我才明白，自己從未被幸運女神眷顧，不是生存的好運，而是充滿戲劇性、惡意的玩笑。

點燃最後一頁日誌，薄弱的紙張在火舌的侵蝕下逐漸烏黑扭曲，他將花園藍圖一併丟入火堆中。爆炸的聲響準時從船長室旁傳來，樓梯再次被封閉。完成了此處的作業，他帶著梯子來到花園門口。

「嘩——」鋼鐵的重量拉著梯子像海底墜落，他移開視線，抬頭最後一次望向海的盡頭。永夜早已來到，視線的對面一無所有，大概除了漫天的繁星吧？

「A、A——」多美好的一群同伴啊。他嘗試開口才發現自己只能發出斷續的音節，也許久為言語的他也被語言遺忘了吧。沙啞的聲音在平靜的海面上，只有不會有同類回應他呼喚的這件事無比確定。

他在哭嗎？沒有，他在腦中駁回了猜測，轉身回到最初的房間。

「下次不可能醒來了，美夢一定能繼續吧？」躺倒在溫暖的池中，紅髮男子抱緊膝蓋再一次閉上雙眼，祈禱著成為奧列。